

修辞学论文集

第一集

中国修辞学会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修 辞 学 论 文 集

(第 一 集)

中国修辞学会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6.25印张 2插页 387千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50

书号: 7173·584 定价: 1.50元

前 言

• 张 静 王德春

中国修辞学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广州举行了首届年会。与会代表近百人，提交论文六十余篇。年会检阅了会员一九八一年的修辞研究成果，交流了修辞教学经验，讨论了修辞学领域的各种学术问题。

大会委托我们两人主编《修辞学论文集》(第一集)，另请吴士文、柴春华两同志参加编辑工作。我们从提交年会的论文中精选了四十余篇，又经作者加工修改，辑成此集。所选论文分为六个方面：(1)修辞理论探讨，(2)语体风格论析，(3)词语修辞分析，(4)句段修辞分析，(5)文学作品语言，(6)修辞格式研究。

现代语言学正朝着三个方面发展：一是深入研究结构体系，达到精密化、形式化，解决人机对话、机器翻译等问题；二是研究言语规律，指导语言使用；三是研究言语机制，解决话语生成和理解，语言掌握等问题。修辞学同这三个方面，特别同言语规律的研究密切相关，它探索和总结言语规律，有效地指导语言使用，以提高交际效果。我们希望修辞学界共同努力，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开创修辞学的新局面。

福建人民出版社林承璋同志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同济大学林立同志帮助清稿，特表示衷心感谢。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张 静	前 言
	王德春	
[1]	陈望道	关于修辞学对象等问题答问
[5]	王 力	篇章的逻辑性
[9]	吕叔湘	消灭最初级的语言错误
[11]	张志公	关于修辞学研究工作的几点建议
[18]	朱 星	修辞学门外闲谈
• 修 辞 理 论 探 讨 •		
	胡裕树	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
	宗廷虎	——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
[22]		
	王德春	社会语言学、言语规律和修辞学
[35]		对象
[62]	王希杰	论比较修辞学
[72]	王兴林	论修辞的客观基础和群众基础
	郑远汉	我国第一部修辞理论著作
[76]		——《文心雕龙》
	谭全基	中国古代第一本修辞工具专书
[92]		——宋任广《书叙指南》
	秦旭卿	简论杨树达先生的《汉文文言修
[105]		辞学》

[114]

邱 巨 试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及其
关系

• 语 体 风 格 论 析 •

[124]

黄宏煦 语体风格学与修辞学

[139]

宁致远 司法公文修辞诸弊

[148]

黎运汉 通俗科学语体的风格特点
张维耿

[163]

徐丹晖 口头外交语体及其特点

[175]

陆稼祥 论情境意义

• 词 语 修 辞 分 析 •

[190]

朱建颂 关于歇后语的几个问题
刘兴策

[202]

石云孙 词的词汇意义和修辞意义

[212]

杨敦贵 浅谈词语的锤炼

[221]

史锡尧 论虚词的修辞效果

[230]

钟 颖 模糊语及模糊语修辞

• 句 段 修 辞 分 析 •

[239]

安蜀瑛 语法教学应该结合修辞

- 〔248〕 寸镇东 试谈标点符号的修辞作用
 〔264〕 冯 凭 句式选择与标点符号
 〔271〕 林文金 试谈韵文句式
 〔280〕 刘焕辉 语段修辞初探
 〔298〕 高继平 试论语气表达的礼貌性

文学 作 品 语 言

- 〔305〕 柴春华 谈散文语言的节奏美
 〔316〕 杨一冰 略谈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特色
 杨庆蕙 浓淡相宜 起伏有致
 〔329〕 ——漫谈《红楼梦》第三回的修辞特色
 〔339〕 潘晓东 《红楼梦》语言的立体感
 张德明 鲁迅的文学修辞观和修辞技巧
 初探
 〔352〕 ——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368〕 朱泳焱 鲁迅语言修改中的褒贬艺术
 〔376〕 林玉山 鲁迅杂文的多样化句式

修 辞 格 式 研 究

- 〔390〕 张寿康 谈“异语”修辞方式及其他
 吴士文 现代汉语修辞手段研究中的几个
 〔398〕 问题
 〔413〕 李济中 关于修辞方式的分类与处理

- | | | |
|-------|------------|-----------------------|
| 〔426〕 | 濮 侃 | 辞格的运用与分析 |
| 〔437〕 | 谭德姿 | 修辞新格——释语 |
| 〔450〕 | 时煜华 | 论“回环”辞格的形式美 |
| 〔461〕 | 郭农声
王志方 | 关于“象征”修辞方式 |
| 〔471〕 | 郑颐寿 | 论“比”和“比喻” |
| 〔491〕 | 马挺生 | 试谈比喻的结构和它与语法结的构
关系 |
| 〔505〕 | 郑文贞 | 修辞技巧的来源 |

关于修辞学对象等问题答问^①

陈望道

问：“怎样适应题旨情境”，它是否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否有规律可循？有人主张修辞学应该研究修辞规律的运用，这种意见是否正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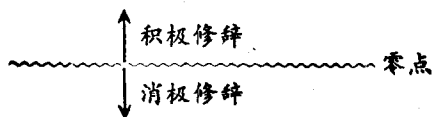
答：过去有些人用词造句喜欢生搬硬套，前人怎么讲，他们就怎么讲，如形容时间过得快就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运用修辞规律，从某一个具体例子来讲，很容易生搬硬套，而不能适应题旨情境。我们可以研究龙井的茶为什么叫“龙井”，茅台的酒为什么叫“茅台”，良乡的栗子为什么叫“良乡”，但怎么适应题旨情境的规律不容易找，如要找这种规律，就容易生搬硬套。对于修辞怎样适应题旨情境进行分析是可以的，但没有规律可循。上述意思在《修辞学发凡》里已作了说明：“这种修辞技巧的来源有两个：第一是题旨和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第二是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这要靠平时对于现下已有的修辞方式有充分的了解。技巧是临时的，贵在随机应变，应用什么方式应付当前的题旨和情境，大抵没有定规可以遵守，也不应受什么条规的拘束。只有平日在这两方面做下了充分的准备

^①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修辞组的同志在研究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时提出了一些问题，陈望道先生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解答了这些问题。此文由李嘉耀同志根据当时记录整理而成。

工夫，这才可望临时能够应付裕如。”（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11页。）这就是说，讲修辞必须要对内容有所了解，另外也要对语言文字的习性有真正的了解，这样才能灵活运用。修辞没有定规可循，譬如一个修辞格式什么地方可用，什么地方不可用，都没有定规，贵在随机应变。修辞格式的运用是根据内容自然而然地来的，不是预先想好了的。陈毅同志修辞格式用得很好，但他不是预先想好要用什么格式，而是根据内容需要临时选用的。研究修辞规律的运用要抓住本质，如比喻要用得好，必须注意两件事物很不相同，但又有类似点，把“瀑布”比作“白熊摇头”就很好，这是从大的规律上去进行研究，如果不抓住本质去研究就会出毛病。总之，如果能防止生搬硬套，研究修辞规律的运用是可以肯定的。

问：修辞学是否要研究修辞病例？有人认为研究修辞病例对写作有帮助，这种意见是否对？

答：所谓消极修辞就是讲不好的修辞现象的。消极修辞研究零点和零点以下的东西，所谓零点以下的东西就是不通的，零点就是普通的通顺明白的，积极修辞则要研究零点以上的东西。它们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我在《修辞学发凡》里举了许多古书中不通的例子。如：“无丝竹管弦之盛”，“丝竹”是借代音乐，“管弦”也是借代音乐，这句话等于说“无音乐音乐之盛”，所以不通。又如“不得造车马”，“车”可造，“马”不可造，这在连贯上也是不通的。因此，修辞学研究病例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

研究修辞可以提高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使阅读更能切实掌

握内容，写作更能正确表达内容，使语文日益臻于精密完美。

问：文章中的艺术手法是否也属于修辞学研究的范围？

答：艺术手法就是技巧，修辞学要研究。《儒林外史》中写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在旁的侄儿和家人七嘴八舌，都猜不透他的心思，后来赵氏上前说了一句：“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登时就断了气。这是讽刺的艺术，从修辞上说也用得好。当然，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今天就不能这样用。运用修辞必须分析研究。

问：修辞与文法的区别何在？是不是每一句通顺的话都是修辞？

答：凡通顺的话从修辞方面看起来都是修辞。文法是研究组织的，修辞是研究对应题目情境而来的语文运用的。修辞现象比文法现象多。例如：“马，吾知其为马。”在文法上讲“马”是提示语，在修辞上要讲用这个提示语取得什么修辞效果。文法只讲如何组织成通顺的句子，修辞则要讲如何适应题目情境而取得修辞效果。

问：两大分野（消极修辞、积极修辞）是否包括一切修辞现象？

答：两大分野完全可以包括一切修辞现象。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属于这就属于那。零点和零点以下是消极修辞，零点以上是积极修辞。

问：再请望老谈谈怎样进行修辞研究的问题。

答：任何学问都要找出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来，文法讲组织变，修辞讲题目情境变。例如在结婚的场合用歇后藏词是可以的，但办丧事时用歇后藏词就不行。又如写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或设宴招待外宾的新闻报道，往往要列出一大堆名字，这也是由题

旨情境决定的。批评修辞好坏要同题目情境结合起来。

研究修辞要注意新的修辞现象。如“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古文，它也可以说“分一为二”或“二分法”，但“一分为二”更有力。完全新的现象开始时不容易被大家接受，完全旧的也不行。现在提倡演现代戏，而现代戏也还需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过去在开始演话剧的时候，看的人很少，演得也不好，经过不断实践，就逐渐成熟起来了。语文事实也是如此。解放后数词用得多了，这和毛主席著作的影响有关，也是由于通俗化、大众化的缘故，它便于记忆。这些新的修辞现象要加强研究。

对于关键性的问题要开展争论。例如“发愤图强”还是“发奋图强”，在上海就有争论，我主张用“发奋”，也有人主张用“发愤”，虽然意思差不多，但从字面上看起来，“奋”比“愤”好，更确切。现在都用“奋发图强”了。

篇章的逻辑性

• 王 力

这篇文章想谈谈两句话以上组成的篇章的逻辑性的问题。

第一种情况叫牵连不断。本来是两件事，两层意思，应分为两句话说的，可是有的人把它连起来说，这样脉络就不清楚了，有些牵连不断。

例一：“他秘密或半公开地组织农民，宣传某某的主张，取得了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并开始和工人运动建立联系。”这句话为什么说牵连不断？因为前面讲的是秘密或半公开组织农民，后面又说取得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又讲和工人运动建立联系，讲了三个方面，中间插了一句“宣传某某的主张”，这到底是想说明前面的农运，还是想说明后面的学运、工运？让人搞不清楚。好象宣传某某的主张，结果就取得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但是，这跟前面的组织农民有什么关系呢？看不出来。你要是理解为半公开地组织农民是向农民宣传，那跟学运、工运又是什么关系呢？也没有交代。到底向哪方面宣传，很不清楚。另外，所说的农运、学运、工运三者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说清楚。所以倒不如改成两句或者三句话来说。先讲农民运动，然后讲学生运动，再讲工人运动。这样头绪就清楚了。

例二：“在国际上我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胜利进行了中越边境自卫

反击战，打击了霸权主义，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我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个新的局面是什么？底下讲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都是打开了外交新局面。可是，胜利地进行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怎么能算是打开外交的新局面呢？我看是不能算的。其实，这是另一层意思了，不能放在打开外交新局面一句话中来说，应该分成两句话说就清楚了，就不会令人觉得进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与打开外交新局面有什么牵扯了。

例三：“委员们看到各条战线喜人的形势很受鼓舞，增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提高了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这里边有什么牵连不断的问题呢？委员们看见喜人形势很受鼓舞，增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也提高了贡献力量的积极性。这话本来是很通的，但底下紧接着就说对有关部门提了意见、建议。这提意见、建议算是有信心呢，还是算积极性呢？因为对四化有信心才提意见呢，还是因为有贡献力量的积极性才提意见呢？这提意见和建议跟上面说的信心、积极性有什么关系，纠缠得不清不白。其实这是两层意思，不能混在一起说。混在一起说了，让人莫名其妙，在逻辑上也不合。应该在提高积极性后边打句号，表示这句话完了。然后再说委员们对有关部门提了意见、建议。这样分两句讲就清楚了，就不至于使两层没有什么关系的意思纠缠在一起了。

第二种情况，前后矛盾，又叫前后冲突。

毛主席要我们学点语法、逻辑，写文章可以避免前后冲突，很重要。一层意思在前边讲过了，后边再讲的时候，把前边的忘了，因此说了些跟前边发生矛盾的话。现在报纸上、杂志上有不少这种情况。另外，前边讲的意思，到后边应该推出什么结

论，可是有的推不出那个结论，这也是前后矛盾。这些前后矛盾的问题，都要从逻辑推理来解决。我们有些推理是不妥当的。比如，最近有位同志写了一本书送给专家们看（专家不是指我），专家们看后说，你的书是外行讲的，你讲的古文字、古音是外行话。这位同志很不服气，就说，连你们那本《说文解字》还有错误呢！这样讲就不对了，错误可能大家都有，可是你的错误也还是错误呀。不能因为别人有错误，你的错误就不算错误了。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逻辑头脑。所以，我讲文章的逻辑性。怎么把文章写好？一定要注意逻辑性。我们在大学里还要讲汉语，教写文章，这是因为中学里没有学好、没学通，在大学里要补课。这事情单讲是不解决问题的，文章写不通，写不好，完全不是因为你汉语说得不好，主要是没有一个逻辑头脑。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使学生有个科学头脑，把问题条分缕析，弄得清清楚楚，这样写起文章来，自然就能表达得清楚了。

最后再附带讲几句。最近我在《新闻战线》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写文章》，编者把我的题目改了，改成《我谈写文章》。一字之差差得很远，我说“谈谈写文章”，是说我谈的可能有错误，是很客气的说法，改成“我谈写文章”，好象我很了不起，谈应该怎么写。我说现在写文章要学人民群众的语言，要口语化，说什么就写什么，不要以为写文章就要文一点，要同说话不一样。常常出错误就出在你要写得文一点上。有很多同志在小学、中学里文章写得很好，很通顺，到了大学毕业，出来工作，写出文章倒反不通了。他认为现在要写文章了，要同说话不一样，这就坏了。四五十字一句的句子，现在特别多。我不知道这个风气是从哪里来的，反正这个风气不好。平常你跟别人谈话，有没有那么长的句子？没有。等到你写文章了，好象造长

句子就好。这看法是错误的。应该学会写短句，不要写长句。句法、逻辑错误常常出现在长句子里，因为长句子关系复杂，容易搞错。我们提倡写白话文，就是写话，我们平常怎么说，就怎么写，特别是不要写半文半白的东西。有一天我收到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同志的来信，讲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讲用文言写信。我说你那个文言谁也不要，也不象文言。要写好文言，很不容易，你们也写不好，并且根本不应该写出半文不白的文章来。所以叶老，叶圣陶先生说，现在我们不叫作文，叫写话。把话写出来，写清楚就好。因此，写文章的时候，头一样就是不要摆出写文章的架势，造些长句子，来显示自己会写文章或文章写得很好。其实，文章好坏，不在句子长短，长句子很容易出毛病，短句子反而能把话讲得清楚、简洁。另外就是从外文原著里边学写文章。有的同志外文学得很好，这是学写文章的很好的条件。我不是说外国文章都是好的，有不好的，但有的是很好的，它特别有逻辑性，文章组织谨严，谨严就在于有逻辑性。比如我们学马列主义，同志们可学着看原著，马恩列斯有不少文章，不但思想性好，从文章角度说也是非常好的。我在《新闻战线》上写的文章里，向大家介绍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文章特别好，可作我们的典范。一篇是马克思的《工资、资本、利润》，那书逻辑性很强，很严密，从逻辑推理来解决问题，来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列宁有很多文章也是逻辑性非常强的。大家可看原文，看看他们怎么写的。马恩列斯的文章有各种文本，德文、俄文、英文等都有，我们懂哪种语言，就看哪种，看得多了，我们的写作水平就可以提高了。

消灭最初级的语言错误

• 吕叔湘

我想讲讲报纸上的语言。

我们的报纸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期天天在改进，十年动乱期间却一落千丈。粉碎“四人帮”之后，报纸的面貌迥然不同了。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第二版、第三版，反映各地方人民的生产、生活、文化各方面的短文章和读者来信，非常生动。这些不光是十年动乱期间看不到，就是在十年动乱以前也不多见。在这方面，我认为比五十年代还好。

但是语言方面还是有些问题，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个例子是《人民日报》（日期失记）上的一个标题：“积极建设无水草原”。草原是需要水的，怎么要“建设”一个“无水”草原呢？这很怪。看底下的文章，我才明白。原来是有些草原缺水，现在进行建设，要使它有水。标题不能概括地反映文章的内容，这属于语法修辞的哪一项呢？说不出来。我看还是一个动脑筋的问题。要想一想，“建设无水草原”，行吗？还有一个标题，是《光明日报》的，叫“鼓舞我们为明天而战斗”（见《光明日报》1981年4月28日第4版），语法完全通顺，修辞也不能说它有什么毛病，但是细想起来，意思不很妥当。什么叫做“为明天而战斗”呢？我们说为什么而战斗，总是有个东西要争取，要战斗才能得到。但是这个明天呢，你只要等今天晚上

上睡一觉，明天自然就来了，你何必为明天而战斗呢？为美好的明天而战斗，为什么样的明天而战斗，都讲得通，光溜溜地为明天而战斗，没意思。以上两个例子，不是语法修辞的问题，而是没动脑筋造成的问题。

再举两个例子，比它们更原始、更初级的错误。一个是《人民日报》1981年4月27日第三版上《台湾简讯》中的一条，说是台湾鼠患严重，高雄市人口120万，老鼠却有480万只，“为人口的三倍”。这个算术奇怪呀！怎么480万是120万的三倍呢？《光明日报》今年4月6日第四版有一篇题为《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的文章，这是纪念当年王若飞和博古同志4月8日从重庆飞回延安遇难的。文章中说：“王若飞、博古同志4月8日飞回延安……竟遇大难。”底下接着说，“同时遇难的还有博古……”。上面是王若飞、博古二同志不幸竟遭大难，下面同时殉难的还有博古，是只有一个博古还是有两个博古呢？以上两个例子也不是语法修辞上的毛病，甚而至于连动脑筋都不必，眼睛睁大一点就行了！就是眼睛没睁大，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我提到的是最原始、最初级的错误。这一类错误，我们应该尽量把它消灭掉，不让它再在报纸上出现。